

世界当代畅销文学译丛

原色

〔美〕无名氏 著
林莉 郭松 译
余浩墨 聂大海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I

他是个高大的男人，在盛夏的哈莱姆区的街上，脸色显得异常地苍白。我身材矮小，而且不像周围的人肤色那么黑，对白人构不成威胁，站在那里不显山不露水。

我们握了握手，我无法更确切地回忆起当时握手的情形。这真是个遗憾：这次握手标志着一个开端，一个走向政治的开端。现在，我已经看到过他的两百万次这样的握手，但我还是说不清他是怎么做的，尤其是他右手的动作——握手时的力度，特点，延续的时间以及两手刚刚接触时的感觉。然而，我可以完完整整地告诉你他的左手的动作，对此他可以说是个天才。他或许会将手放在你的肘部或更往上一点的位置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本能的反应动作，说明他对你感兴趣，见到你很荣幸；如果他的手放得再往上，超出了你的肩头——比如说搭在了你的后背上，那就不是亲切了，而是显得更随便了，他会和你说笑，好像你们之间有什么秘密——当然不会是真正的秘密——使你感到愉快；如果他对你了解不深，而你刚刚告诉他一件“重要的”，紧急的或是令人激动的事情，他就会死死拉住你的手，用双手与你相握，他的左手会抓住你的手腕和前臂，他的脸上会掠过特有的惊奇，而且显得很认真。

就我的回忆，他和我握手时，左手恰在肘部之上，脸上的表情略带惊奇：“哦，你就是我一直在听说的人。”然后是一个

点头，“跟我来”。我没来得及或者说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应该对他表达什么，我的情感有点迟缓，而他的则快如闪电，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已经连续进行了六次意义不同的握手。我跟上几步，站到了顾问班子的队伍里，仿佛我生来就在做顾问似的（我的确做过，但不是为这么棒的人）。

我们一行疾步迈上台阶，向那个图书馆走去。图书管理员紧随他的左右。此时，他开始竖起耳朵听着。她讲述着她的计划，而他则侧耳倾听，那是世界上最聚精会神的倾听，那是一种极其热切的，有些令人不安的倾听——好像你还没有说出来，他却已经听到了，似乎你的想法是被他的耳朵吸出来的一样。当他全神贯注地听讲时，他总是从两三个渠道摄取信息——他的聆听成了交谈的中心。此时，他和图书管理员之间正进行着这样的交流。而她在他的倾听攻势下，步履蹒跚，不能自立了。她错过了一步，他靠过来，稳住她，丝毫不肯放过。她年过40，头发染成了棕色，以掩盖渐露的灰白，除了那抖晃的双腿，她长得无可挑剔。她几乎已经被逼下了台阶，难道他还没有注意到她的双腿吗？我无从知晓。在这前挤后拥的楼梯上，哈沃德·费格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挤到我的身旁，他抓住我的胳膊说：“真高兴你改变主意，你能这样做令杰克激动不已。”

“我们在做什么？”我问道。哈沃德打电话约我来见杰克·斯坦顿州长，他是否会竞选总统还说不定。这位州长是要去新罕布什尔州进行早期的、试探性的巡回游说的，他在纽约逗留一下。他们约我见面的地点令人费解，在所有的地方，他们选择了这儿——哈莱姆区（此时，正是为竞选准备资金的关键时期，在哈莱姆区是弄不到钱的，特别是对一个不知名的南方州长而言），同时，他们的奉承话也让我感到羞愧，“你是一个传奇人物，”哈沃德说起话来土里土气的，带着中西部的那种腔调，

滑稽而又吞吞吐吐，“他要把你从退隐生活里勾引出来。”

退隐生活指的是我在华盛顿跟了威廉·拉金六年后离开了他。那是我出了校门后的第一份工作——也是他升迁道路上的牺牲品。他从一名普通议员很快成了多数派的领袖，我一下子成为一个大人物。一个多数派领袖的手下，一个如果你想和这个议员领袖有来往就得对我低声下气的大人物。这对我来说来的太早了，我无心获取权势，我似乎喜欢坐在后面的板凳上。因此，在我30岁生日时，我顿悟了，我对议员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得休息一下了。”

“难道你不再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？”他问。

“你是说，替你查人头数？还是让我离开吧！”然后我便和一个名叫玛奇的女人离开了。她长的漂亮极了，但是她是为别人工作的，而且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缺乏耐心和幽默。我发觉自己在失落中苦度岁月，4月、5月、6月……我记不起曾对她说过什么，但她曾问我：“亨利，你不觉得现在就面临中年的恐慌为时太早吗？”

是的。我给哥伦比亚的菲利普·诺伊斯挂电话，我很早就认识他，他曾是爸爸的同事，那是在爸爸离开妈妈，开始他的流浪生涯之前的事了。后来，菲利普帮我找了个活，让我教授立法程序，而“中年期恐慌症”则成了我人生的小憩，就像公共汽车司机的假日。

现在，我想我可以重新开始……某些事情了。

无论怎样，我觉得奇怪，杰克·斯坦顿究竟想在哈莱姆干什么？此时他最应该做的是去华尔街设法引起那些金融巨头的注意。难道他是做给我看的？我怀疑。他约我来更像出于种族方面的考虑。我注意到，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我是唯一的一张黑面孔。当然，哈沃德·费格森差不多是你所能想象的最黑的人。

我发现他的额头有一粒汗珠，孤零零地斜着流向他的那古怪的鬓角，似乎他的汗水是定量供应的。他长的干干巴巴、一双薄嘴唇显得异常苦涩——而他的目光灼灼逼人——给我的印象好像他体内的任何汁液都是极其宝贵的，好像如果不及时补充，他随时都会着起火来。哈沃德自己就是个传奇人物，他是那种有影无踪的荒野幽灵似的人物。他生在一个纵火犯的世家，他的曾祖父法尔费莱·费格森曾经在麦田里纵火，从监狱出来后参加了州长竞选。哈沃德长着和法尔费莱一样的焦干、粗糙的脸，稀少的头发从中间梳开——戴着一条自由式的粉色领带，似乎在说：我不把这种生活和律师的服装当回事。他在斯坦顿活动中的作用绝无仅有——几个月后我还在极力想搞清楚。他自己从不表露，也从不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见解，然而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拥有绝对的发言权，这种发言权在外人面前更是秘而不宣的。他永远都了解州长，一直上溯到反战的日子。“你以前参观过成人扫盲计划吗？”他抿嘴笑着问道：“杰克对此他妈的大为倾心，说这就像去教堂一样。”

事实的确如此。这个房间要比平常政府资助的简易板房好得多，里面没有无聊的标语和故作正经的海报。这是个光线暗淡、肃穆的地方——一个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图书馆。里面的书架都是橡木制成的，占满了墙壁的大部分，书架的上方是一幅壁画，画面上一个时髦的双翼飞机掠过自由女神像的上空；一个火车头奔驰在麦田间；一群荣耀而强壮的劳动者去上工（那时他们还无需“读书”一类的忠劝式的标语，还有别的事需要他们去拼搏呢）。所有的学员都围坐在一张大的圆形橡木桌前，他们就是那位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壁画家所想象的人：崇高的无产者。

图书管理员用公仆们那种惯常的、令人生厌的居高临下的

方式——她的动作完全是条件反射性的，不自觉的——向学员们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杰克·斯坦顿州长，他一直是继续教育事业的伟大朋友，而且，现在正在竞选……”她向他投去一个轻佻的眼神。

“先不用说，”他说。

“您是否想讲几句——”

“不，不——你们继续讲下去，”他说，“不用介意我。”

他坐在远离圆桌的位置上，巧妙地保持着这个班级的完整氛围。我坐在屋子的另一侧，面对着他，我能看到他在注视着他们。哈沃德站在我的身后，倚着书架。他们各自介绍自己，他们都是做夜班的餐厅侍者，洗碗工人，看门人，多数都在20—30岁之间。他们每人读了一段文章——那些女的似乎还好，那些男的都费了很大的劲才读完。然后他们讲述了一些有关自己的事，场面很感人。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杜威尼·史密斯，他足有300磅重，是个厨房的领班。“他们就是不断地放过我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什么都不会念……有学习障碍症，”他朝图书管理员望去，用以肯定自己所说的都是正确的。

“杜威尼有阅读能力失常症，”她说。

“他们只是放过我——三年级、四年级——而我还感到很自豪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是没有人发现什么。我坐在教室的后面，不爱说话，也不惹麻烦，我就是我。我就是这样，一直念下去。我从小学毕业了，他们送我去本·弗兰克林学校学习通用课程，他们或许也可以把我送到布鲁克斯动物园！没人跟我讲什么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：‘杜威尼，你不识字——你那么差劲，去那能干什么？’”他望了望州长，州长笑着，让他继续下去。

“那是20年前的事了，”图书馆理员插话说。“现在我们会严肃对待这种事了。”——好像这样说就抵消了人们心中的巨大

郁结，就抵消了整个制度的愚蠢和麻木。

“不管怎样，毕业的日子到了，我妈妈来了，她从工作的洗衣房请了假，穿着她最好的衣服。她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头，我也是。我不是一直都顺利过关吗？就这样我们到了那里。德莱姆博士正在点名公布毕业证书，就像‘香侬·海瑞斯——优秀’或者‘泰龙·柯比——及格’。每个被点名的人都站到台上，一个接一个地，就这样他叫到了我的名字——按字母的排列顺序排的——每个人都听到了，德莱姆博士说：‘杜威尼·史密斯得到一份就学证明。’你能听到人们在哄哄，还有的人笑了出来，而我得走上台去，去接受这个……那就像个学历证明，用同样的纸印的——可笑，这样我就会以为别人注意不到吗？就因为是一样的纸印的？但没有用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真相。我在想：骗人，这帮家伙在把你当傻瓜。别人不会识字都被他们弄走了，退学了，而我坚持下来得到的回报就是——面红耳赤地站在台上，不敢抬头看任何人，还不能显得太愚蠢，可实际上比石头还蠢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后面上来的女孩咯咯笑着，她在嘲笑我，她有点不安，因为她要站到一个呆子的边上。我看到妈妈坐在那里，戴着帽子和白色的手套，手袋放在膝上。她拿出了眼镜戴上，眼泪从镜片后面流了下来，就像有人伤了她的心，就像有人死了。”

我一时无法自制，极力忍住哽咽。杜威尼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，妈的，我浑身颤抖了一下，泪水从我的眼角流了下来。而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当你像这样感到窘迫不安时，你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直接投向你最不想被他看到的人。我朝杰克·斯坦顿望去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蓝眼睛闪烁着，泪水流下了他的眼睑。

我首先的感觉是——解脱：快慰而好奇。还有一种突然的、

强烈的、令人惊异的亲近感，可是转瞬间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因为斯坦顿开始行动了，他用手背揩去脸上的泪痕——所有人都知道他被打动了——他站了起来，站到桌子前，双手抚在两个学生的肩上，探出身去对杜威尼说：“我真的非常、非常感激你能和大家讲这些。”此时他的话恰如其份，带着从心底发出的情感力量。“而且我想现在是时候了，我们该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——让它没有可能发生——不再有人像你一样被制度遗弃。我们必须学会珍爱我们的年轻人。但最重要的，我想感谢你能相信自己，深信自己能够越过坎坷，进行学习，进而取得成功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好像意识到了，他跳下肥皂箱子，用脚踢开，抚着桌子转到杜威尼的座位旁，我现在看着他的侧脸。“你们也要鼓起勇气，面对现实，当你们走出家门，有亲戚朋友问起时，有多少人承认自己来这里啦？”他们笑了起来。

“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，”他说，“就是关于我的舅舅查利的。这事发生在我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所以我是从我妈妈那里听来的——但是我相信是真实的。查利是作为英雄荣归故里的。他曾在伊沃季马战斗过，他在那里摧毁了好几个日本人的机枪碉堡，他消灭了一个小队的日本兵，第一个用手雷、第二个用他的长枪和刺刀、用赤手空拳……他们发现他的时候看到他肚子上插着一把匕首，他的手还掐着一个敌人的脖子，身上也中了两枪。”杜威尼说：“他妈的！”

“嗯，是的，”斯坦顿说着像一只大猫一样，抚着桌子转动着身体，“他们给了他一个荣誉勋章，杜鲁门总统颁发的。后来他回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，格雷斯嘉顿，他们为他举行了游行庆祝，镇上的老人们来到我父亲的房前对他说：‘查利，你现在想为自己做点什么？’查利说他不知道。他们答应给他银行里的钱和西部的牛群，但愿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：他能得到想要

的任何东西。市长说查利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去州立大学读书，银行家说如果查利不愿回学校去念书，他能理解，毕竟他有过那样的经历，所以他答应说他可以去银行做管理工作，大有前途。锯木厂的老板——我们那里盛产松木——说：‘你也许不愿整天关在银行的办公室里，那就来经营我的伐木队吧。’结果你们猜怎么样？查利把他们都给回绝了。”

斯坦顿停了下来，他在等着什么，一个女人说：“那么他干什么啦？”

“他什么也没干，他只是躺在沙发上，抽着幸运牌香烟，打发时间……没人能把他从沙发上弄下来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！”一个拉丁美洲人说，他长得消瘦但很结实，上嘴唇上留着一撮板刷胡子，“他当时头脑里一团糟，想清静一下，但后来他还是选择了一份工作。”

“根本没有。”斯坦顿异常平静地说：“只是因为……因为他不识字。”

大家的头都垂了下来，有的说：“什么？”有的吹了一声口哨，还有的说：“他妈的。”

“他不识字，他感到羞愧，而且他不愿被别人知道。”斯坦顿说：“他有勇气赢得国家荣誉勋章，但是他没有勇气做你们做过的事情——你们正在这里做着的事情。我钦佩你们的努力和决心，当有人问我：‘杰克·斯坦顿，你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精力、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致力于扫盲计划？’我告诉他们：‘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看到真正的勇气，它激励我奋进自强。今天，我真的感谢有机会来这里访问。’”

我曾看到过更好的演讲家，听到过更好的演讲，但我认为我从未听过——至少是直到那一刻——一个讲演着能那么好地抓住听众的心理，而且把握的那么精确，这是政治的魅力之一。

此时他们都围在他的身边，拍着他的肩膀，握着他的手，拥抱着他。他没有后退，站在原地就像所有的政客一样，身体向前倾着，似乎从和他们的接触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们转身离开时，他的长长的胳膊抚着他们的肩头，神色兴奋满足。这时杜威尼说：“等一下。”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，“查利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哦，过了一阵子后，”斯坦顿说，他的语气非常随和，此时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，“他开始在我们中学附近闲逛，他——”斯坦顿有些窘迫，他下了下决心，继续道：“我那时负责学校里的棒球队，查利喜欢和我坐在板凳上帮这帮那——慢慢地他又在学校的体操馆里帮忙。后来，当克劳斯先生死后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。”

“克劳斯先生是谁？他得到了什么工作？”

“啊，他是学校的看门人。”

“去他妈的。”

他和他们呆了一段时间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，给他们签名。图书管理员竭力向斯坦顿恳求说需要更多的资金——还有很多人想要加入这个计划，可是因为资金不足而不得不被拒绝。然后他们拥着他、送他下楼，朝他的汽车走去。我和哈沃德·费格森走在最后，哈沃德拉着我的胳膊，看上去好像要憋不住大笑出来，他耸耸肩，似乎在说；我能说什么？

“你是如何认识他的？”我禁不住问。

“啊，很长时间了。”他说。

州长走到下面的人行道上，开始了他新一轮意义丰富的握手。我和费格森站到了他的汽车旁。“那么你现在的想法如何？”哈沃德问道。

我讲了一些热情洋溢的话，但我真正纳闷的是：他是不是

在等我说些诸如“我到哪里报到？”之类的话。难道他们不想坐下来，说这是我们正在做的，也是我们想请你做的？你对这个问题或者那个人的看法如何？或者你看最近谁会参加竞选总统？

斯坦顿走过来，看着我，表情似乎在问：怎么样？

“收获不小！”我说。

“我看我们弄不到那么多钱使每个想参加这个计划的人如愿以偿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？”

因为我从前的上司是个草包。但你能直截这么说吗？如果说以前的上司的坏话，那么你的新上司会对你的“忠诚”作何感想？“啊，太晚了，我们陷入了困境，整日为各种方案争论不休。”我说，接着我又唠唠叨叨地讲了些有关修订条款、规定等等的事，但他根本没有听下去。他听到一半就转过身去了——丝毫不掩饰让我闭嘴的意图——问费格森：“我们现在去哪里？”

“纽约时报的社论部，”哈沃德简练地回答道：“你现在只有约半小时的时间了。”

斯坦顿突然涨红了脸——我是说他的情绪刹那间变了样：从阳光明媚一下子变成了疾风骤雨。

“你打电话给他们了吗？”他吼道，眼睛向下一瞥。如果他回答不，我担心斯坦顿会上去揍他。

“当然，”哈沃德说：“已经告诉他们交通堵塞。”

斯坦顿的脸色瞬间又明朗起来，恰似他刚才突然变得阴郁一样，此时脸上的阴云好像被大风刮走了一样。“我喜欢纽约这个城市，”他说：“这是世上最容易迟到的地方。”

“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”

斯坦顿低头钻进汽车。这就完了？难道他们没有忘记什么？哈沃德从车里敲敲车窗：“你能在今晚11点和我们在雷震大厦的房间里见面吗？”

“ 11点？”

斯坦顿摇下他的车窗，“怎么啦，亨利？”他问道，狡黠而神秘，“你还有别的事？”

“噢，不。”我说

“到时见。”费格森说着，他的汽车开走了。

11点？那该是很晚了。这意味着我们超出常规，跑到前面去了。让我感觉到某种亲切，尽管在我的头脑中尚不存在——但也足以让我感到高兴。说明我是个内行，知道竞选活动的节奏，即使现在只是竞选的初级阶段。政治家们进行他们的工作——与公众有关的工作——是在选民们不工作的时候：在吃饭的时间，晚上休息的时候，还有度周末的时候。其他的时间里，他们在室内工作，在旅馆的房间里，等着电话，或是打电话筹措经费，盘算下一步的行动，好比生活在另一个时空，他们睡觉、但没有休息。有时候，经常是在一些零碎的时间里，你也许得到休息：看场下午的电影，吃顿晚餐；还有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会从他的身上移开，从角斗的舞台上移开，注视着人群的后面，公园的远处，父子俩在互相掷着球……你会突然意识到，啊，这是周末；或者你从旅馆的窗子向外一瞥之间看到一对老年夫妇，他们在携手散步，充满爱意。此时竞选活动——以及所有有关命运、危机和使命的话题——都会退出你的脑海，你会记起：别人都在平淡地生活着。他们的这种平淡对你仿佛是一种罪过，刺痛了你的双腿，就像走出阴暗的地窖，来到耀眼的阳光下一样。然后，一切又都恢复如常。你抓起了电话，到了对话的时间了，该行动了。

雷震大厦里的这个房间将从前的感觉都带了回来，完全是那类的，属于另一个时空里的生活。走入这个房间，我立刻有

一种模糊的压迫感和完全的舒适感。有五六个穿着衬衣的助手在忙着打电话，敲击电脑的键盘，或是吃着水果，呷着可乐。不再有人吸烟，也没有人饮酒无度，但那里还是弥漫着那种不健康的气息。他们中的多数人我都不认识。其中有几个保镖，像是州立警察局的警察。

我在那里见到了阿伦·斯博肯，他是华盛顿的传媒顾问，我对他所有的了解，只是他那毁誉参半的名声。他当时非常活跃，因为制做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薄脆饼广告，并在南方的卡罗莱那得了奖。斯博肯留着一头有如农夫式的金黄发亮的长发，除此之外，他别无长处，整个身体就像个大肉球。政客们都倾向于发胖，除了那些忙里忙外的小人物，他们就像大选的导火索一样慢慢地燃烧、消失。斯博肯长着一张和善的脸，说起话来慢声细语。他的老家在密西西比，身上带着自由主义的狂热和散漫，他是个鼓噪者，一个热心人。“亨利·巴顿，真的是你吗？”他大声说着，使劲拉我的手，整个身体都贴上来和我拥抱，使劲拍着我的后背，勒挤我的肋条，“这么说你也加入了。”

“啊，我——”

“他认为你棒极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会赢的。”他说道，“你不这么认为吗？”

因为这不可能是严肃的讨论，所以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就像“还有谁可能参加竞选？”

“亨利，看来你真是不问世事了，哈里斯他肯定会，马丁，也有可能，路德·查尔斯——你认识路德兄弟。”我确实认识路德，更确切地说那是遥远的童年往事啦，但斯博肯不可能知道这些。他以为因为路德是个“黑人兄弟”，所以我对他的政治主张就会有那种出于种族的认同。因此，我半是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阿伦退却了——他精于自由主义之道——开始尊重我的种

族立场。“唉，最大的问题是欧吉欧。”他最后说，“你觉得他有胆量参加竞选吗？”

这个讨厌的家伙，我真想马上离开这里，但我想见到斯坦顿，所以我答道：“欧吉欧……我对他不甚了解。”这是一次那样的谈话——经常是和公民们进行的那样——你要说些人们期待着的话，政治性的言论。但我有些离题了，太贴近现实了。“如果欧吉欧真的参加竞选，总的算来，”我问道：“你觉得能得到第几个提名？”

“什么？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，“我要得到我能得到的一切。”

斯坦顿刚刚拉开卧室的房门，他正在系着衬衫的钮扣，他的前胸粉白，而且没有胸毛，那颜色就像是烤架上半熟的还冒着热气的牛排。我对此早有耳闻。他把房门开得大了一些，“你还记得巴姆女士吗？”他说。

那个图书管理员？！但愿我当时没有吃惊得目瞪口呆。她正在整理自己的衣饰，她的神情有些迷乱，她用肩膀顶着门，设法从他的身边挤过去。“嗯——”她怒声道。他靠上去，搂住她说，“亲爱的，没事吧？”她僵立着，竭力保持着镇静。他丝毫不难为情，就像刚刚打了个喷嚏，搔了搔痒，或是打了个哈欠等这些常人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做的生理动作。

“喔，州长”她说：“我……还好。”

他帮她脱了身。他说：“亨利，”转过身来对着我，“你不觉得巴姆小姐进行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计划吗？”

我敷衍了几句。

“非常感谢你……”她一边往门口走，一边说。

“你会代我向欧夫·盖尔伯致意，对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会——”

“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你们的董事会，告诉欧夫我会邀他打高尔夫球的。”他跟着她朝门口走去，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，让她停下，在她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她吃惊地吸了口气，然后大步冲出了房门。

“再见了！”他说着，关上了门，嘿嘿笑了两下。他朝酒柜走去，那里有几堆三明治、水果和奶酪，他挑挑捡捡地吃着，似乎有所担心。他拿起了一个三明治，又克制住自己，放下了，他又挑了一个苹果——一个又大又鲜又红的，就像白雪公主中的那个毒苹果一样诱人，他几口就吃掉了。“巴姆女士是教师工会的地区董事会的人。”他边嚼边说。

“我一直奇怪你为什么选择那个图书馆，”我说，“在哈莱姆——”

阿伦·斯博肯立即冲我嚷道：“州长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参观成人扫盲计划。”

斯坦顿似乎并不急于澄清其中的政治策略这一点很明显。那是一些必须由你来谈论的东西，他已通过一个眼神，一个转身，在举手投足间清楚地向你表明：这是对他清白的冒犯，是威胁着他的晴天霹雳。

“这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，”我试着说，我真是个呆子，而且此时没人说话，没人帮我脱身。

斯坦顿和善地斜睨了我一眼，好像希望我知道该把话题引向哪里，但是我头脑一片混乱，毫无线索，我开始冒汗，这时她救了我。

电话铃响了，“是太太，”保镖说。

他咬了一口三明治，走过去接电话，话筒在他的手里显得格外细小，我看到他的手指纤长而优美，他用手抚着电话：很清楚，他知道如何应对。“嗨，亲爱的，”他说。这时她的声音

提高了，声音很尖，在我站的地方都听到了，他的眼睛眯了起来，眉头紧皱，“噢，听着，甜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对不起，我这里还有些事，脱不了身，但有好消息，和教师工会的关系有了真正的进展。”他的眼睛再次眯了起来，“今晚？你肯定吗？……对不起……我不知道——”然后对着一个州议会工作人员说：“查利，你知道我们今晚该和朴茨茅斯的民主党委员会的人见面吗？”查利耸耸肩，笑了笑，他是个瘦小的、但挺健壮的人，像个骑师。“妈的，查利——”他耸耸肩，对查利笑着，然后对着电话说：“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到，不，不……苏姗……请……不，我想，我想……我们马上就到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别再对我喊了，我们将……好……不……不，求你，不要走，呆在那，就呆在那……苏姗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耸耸肩，“我们得走了。”他说，“飞机在哪？”

“在泰特布罗。”一个保镖说。

“妈的，在那么远的地方？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得马上出发。”房里一时忙乱起来，收拾文件，整理衣箱，斯坦顿咬了口苹果，他搂着斯博肯说：“你正在进行我们定的事吗？”

“正在抓紧进行，”他说，“但你知道，华盛顿的人不愿支持我们，除非你做出些行动来。”

“然后他们就会像发了情的猪一样喘着气跟在我们的后面，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”斯博肯说，“还有，州长，我觉得你现在做的棒极了，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。”

“华盛顿特区再见”斯坦顿说，“亨利，一起来吧？”
一起来？

“看，”他说道：“我们可以在飞机上谈谈，等一下，”他冲进了浴室，拿出来一些旅馆提供的盥洗用具，香波，牙刷，梳

子，“你还需要什么？”他说道。

“我明天还有课要上。”我说。

“打个电话，就说你病了——现在是暑假，”他说，“学生们不会介意的。”

那个骑师似的人站到他的身边，手里拎着衣箱。

“噢，亨利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的舅舅查利，你来吗？”

他一上飞机就睡着了。那是个噪音很大的螺旋桨式小飞机。在里面谈话很费劲。我试着和查利舅舅交谈，“你是那个得到荣誉勋章的人吗？”

“他是那么说的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随他怎么说吧，”查利笑着，“他真行。”

“你和他的父母有关系吗？”

“他的爸爸早死了。”

我知道这点，“你和他很熟吗？”

“没人对他很了解。”

时间很晚了，飞机沿着东北走廊低飞着，头上的云彩如棉花层层，下面灯光点点，城镇、林荫路以及乡间公路的灯光构成了一个电子地图，又像是个玩具模型的铁路，虚幻而奇妙。我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睡一觉了。

她独自站在曼彻斯特的飞机跑道旁。夜晚温柔而凝重，天上没有月亮，也许因为云雾很重，也许因为夜色太深，跑道的灯光在雾露中显得非常暗淡，发着乳白的光。一辆小客车停在铁链连成的栅栏外，汽车没有熄火，许多飞蛾和蚊子在灯前飞做一团。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从舷梯上走下，他走在最